

深夜，美术馆……

【日】五木宽之著



深夜， 美术馆……

日 五木宽之著

王玉琢 译

深夜，美术馆

〔日〕五木宽之等著

王玉琢 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1.125印张 2插页 228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420

书号：10368·221 定价：1.95元

内 容 提 要

年轻貌美的志津江的新婚丈夫突然被卡车压死了。志津江一反常态，破罐破摔，到政界、财界要员经常出入的酒巴间当女招待。这一举动甚至使对志津江抱有好感的某杂志副主编岛村惊讶不已。更令岛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只要有人给志津江看常人看不到的古代庭园建筑照片，或带她参观庭园，她便答应以身相谢。因此，这间酒巴间一时为有这样一位“庭园女郎”而生意兴隆。可是，又有谁知道，志津江正在用她的全部精力去完成他丈夫未竟的事业呢？——这是日本妇孺皆知的作家五木宽之的力作《深夜，美术馆……》所讲的故事。

本书的另一部中篇《六号车厢》是日本红极一时的著名作家西村京太郎的得意之作。为期十天，周游日本列岛的豪华专列从东京开出后，仅仅几天时间，就在六号车厢发生四起死亡事件。警察怀疑是正在竞选首相的三田的妾腹之子柳沼干的勾当。竞选者本人更担心患有精神失常症的儿子给他惹祸，致使竞选失败。职业摄影师福井正好利用警察和三田的这一心理，接二连三地谋杀无辜、嫁祸于柳沼，要挟三田，敲诈巨额美钞。同福井配合作案的居然是正在侦破这一重大案件的警官日下热恋中的美女由纪子。整个故事紧张、惊险、起伏跌宕。

目 录

深夜，美术馆……（五木宽之著）	1
六号车厢（西村京太郎著）	104
第一章 初遇	104
第二章 疑案	123
第三章 美女遇险	144
第四章 安眠药之谜	158
第五章 游泳池的风波	186
第六章 海上险情	221
第七章 街头横尸	254
第八章 奇案突发	289
第九章 追踪路上	314
第十章 专列被炸	331

深夜，美术馆……

五木寛之 著

一

云井纪念馆位于中部地方Q市郊外，是一所奇妙不同一般的纪念馆，几乎没有人知道它。

交通很不方便，要想到那里去，要么就得从火车站乘出租汽车；要么就得乘公共汽车，然后步行将近一个小时。再者，那里展览的内容也没什么值得一看的，所以即使在近来这观光游览盛行的时节，去参观的人每天只不过是屈指可数的几个。

管理这所纪念馆的，是个叫“云井茂三郎遗德显彰会”

的团体。据说这个叫云井茂三郎的人从明治、大正年间到昭和初年相当有财势。因为他主要是在当时财界后台活动，所以只有一部分人还记着他的名字。在“二·二六”事件前后，他脱离了财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病死在老家Q市。

战后不久，便把他在Q市郊外的一所别墅加以改造，成了现在这样对一般人开放的云井纪念馆。听说馆内只是杂乱地陈列着死者的照片，收藏品以及当时名人的赠书、题字等等，几乎没有一件能引起一般观众兴趣的陈列品。

如果一定要在那里找点什么东西看一看的话，与其说是陈列室，不如说是座庭园反倒别有一番古雅的情趣和魅力。当然，也绝非是一所什么富有独特色彩的名园。

在纪念馆的说明书上，没有写明修建这所庭园的准确年代，好象是享保年间建成的。和当时一般庭园建筑没什么不同。面积约有六百五十坪^①。过去是这一带一家地主的私宅，后来被云井弄到手，作为他的隐居之所了。

月刊美术杂志《艺术展望》副主编岛村贡来到这所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正是梅雨季节将至的六月中旬，一个阴云密布的星期日下午。

他是为了采访才到Q市来的。目的要采访在这座地方小城住了十几年，一边经营农业，一边进行木雕创作的一位海外颇有名气的美国人，准备写一篇报导。可是当见到这位雕刻家时，岛村的采访欲望顿然消失了。他对那些作品本身毫无兴趣，而且从那雕刻家故作清高，假装讨厌新闻报导的姿态里，作为职业编辑的岛村马上明白了——对方企图讨价还

^①每坪等于3.3平方米。

价，只是把新闻报道作为销售作品的一种手段罢了。

他只是简单地问了几句，便和那位雕刻家道谢而别。本来想拍几张对方正在工作的照片，而带来的照相机却动也没动一下。这样地轻率从事，对一个专门出来采访的编辑来说也许有些过分，似乎不太合适。但这要看杂志的要求了。再说岛村本人比这家杂志社，比主编的资历还老，他写的采访记深受读者欢迎，编辑部的人都公认岛村的工作态度历来是严谨的。

采访未成，他本想立刻返回东京。但这Q市是第一次来，他便坐上出租汽车在市内转了转。从开车的司机那里，得知有个云井纪念馆。

“尽管有这么个纪念馆，但并非是个什么新鲜有趣的去处。”

那个中等年纪的司机，手握着方向盘，在那阴云密布，风雨欲来的低空下慢悠悠地驾车行驶，客客气气地向岛村介绍着——

“以前，我曾拉一位大学的历史老师去过那里，说是在那里看见了一封战争时期一个有名的女特务的信，倒是蛮有意思的。”

“女特务，怕是川岛芳子吧。”

“是的，是的，是叫川岛什么来着。”

川岛芳子是战前和战争中在中国大陆十分活跃的日本谍报人员。岛村也知道她是一个被称为“东洋的玛达·哈利^①”富有各种传说的传奇人物。

^①玛达·哈利，Mataitari，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十分活跃的德国女特务，后被法国枪杀。

“那么，这个叫什么人的纪念馆离得远吗？”

“不，只要二十分钟就到。”

也许是为了多跑些公里数，那个司机反复强调Q市的市内是没有什么可看的地方。岛村不愿意使他失望，便决定按着司机的引劝，到云井纪念馆去看一看。司机立刻加大了油门。

从Q市市内到云井纪念馆，汽车用相当快的速度足足跑了半个小时。下车一看，只是一座毫无特色的木质结构的宅邸。门票每张五百日元，意外地昂贵。岛村让出租汽车在门外等着，他漫步走进那毫无生气的纪念馆。

票房里坐着一个肩宽体阔，身材魁梧的老头。岛村塞进去五百日元，老头用那睡意朦胧般的眼光盯着他怀里的照相机，说了句：“院子里禁止照相。”那声音低沉，语调缓慢，象是一颗钉子钉进什么东西里去了似的。

“明白了。”岛村点了点头，正想走进去，又不由得回过头来问道，“这门票上写着‘庭园系私宅之一部，因而禁止照相，对吧？’”

那老头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岛村接着问道：

“纪念馆的陈列室并非庭园，那么说，倒是可以照相了？”

“是的，馆内可以，院子里不行。”

“为什么？”

“纪念馆是属于‘云井显彰会’团体的，而庭园却是从云井家借用的。那不，门票上不是写着‘私宅之一部’吗？”

“原来如此。”

“还要问的吗？”

老头从那耷拉着的眼皮下露出一束尖锐的目光紧盯着岛村。岛村说了一声“谢谢”，便信步向陈列室走去。

“我是不是有一种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惹别人不愉快的毛病呢？”岛村在走廊里边走边想，“眼看着快四十岁了，我也真是没有出息的人……。”

七年前，他辞退了一家大出版社的工作，到了这家没有名气的杂志社来。他创办了这家杂志，并且不断地使之走上正轨，但结果却没有当上主编，这或许是他心绪欠佳，经常顶撞别人的缘故吧？不论大事还是日常小事，他往往比较固执，甚至别扭，这一点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但尽管如此，他也并未下决心去克服这个毛病，内心里还常常以为这样也无所谓，甚至是自恃为佳。

最近一段，不知为什么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固执了。

“或许是因为上了年纪的缘故吧？”

他常常这样想，可又觉得并非完全如此。两年前他与妻子亮子分手后，心境常常不好。尽管他不情愿，但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生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原来是靠妻子的。

他边想边心不在焉地向陈列室里看了几眼。对川岛芳子的书信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那不过只是从旁证明这个纪念馆过去的主人战时在中国大陆与军界有联系，拥有各种权利罢了。

他简单地看了看陈列室里的陈列品，便向庭园走去。

庭园显得阴暗、寂静，不过并不感到怎么荒凉。和其他

久经岁月的古庭园一样，一股古雅凋寂之感象雾一般笼罩着四周。那因青苔剥落而裸露在外的岩石，那岩石后边阴森的针叶树林，使人觉出这庭园的建造颇有一股厚重的味道。在瀑布的左侧，一棵巨大的石槲树树枝向左右弯曲着垂伸下来。在岛村的眼里那树总象是一个黑色的怪物。

他越看这阴暗沉闷的庭园就越感到有一种冷寂孤零的气氛包围着自己。从小时候起，他就不喜欢阴森的树林和潮湿的庭园。尤其讨厌在这样阴冷的天气里观赏古庭园。他之所以从陈列室专门出来看一看庭园，只不过是对方才票房里那老头的“院子里不许拍照”的话，以及那冰冷语气的一种无意识的反抗。

“真是莫名其妙，小题大作。”

他想。院内到处都立着“不许拍照”的木牌，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有些太过分了。

当然，那些名寺贵园和被定为重要文物的地方，不许拍照的也相当多。有的庭园尽管算不上名胜，因为怕那些搞业余摄影的人胡乱践踏花木，也怕那些人把拍成的照片胡乱在广告上使用而禁止拍照。也有的地方尽管可以拍照，但收费昂贵，那是为了赚钱。而这些地方都是游人甚多的游览胜地，绝不象眼前的这所游人无几，睡去了似的庭园。

他不由得从肩上取下照相机，习惯地用手掌托起了那已经用了几年的照相机。随后，他的那股固执劲头又油然而生了。

“我偷偷地拍上一、二张！”

他正在扭动照相机的时候，突然发现对面假山那里有人

影在动。一个身着蓝色外套的少女和一个穿夹克的男青年走了过来。

岛村赶忙放下照相机，望着他们。那青年瘦高的个子，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颊骨略突，面目强悍，脸色有些苍白，表情里透出一股严厉之气。

那少女头戴圆帽，肩上背着一个大大的布包，体态窈窕，肤色黝黑，显得健康，笑起来露出几分稚气。那雪白的牙齿给人一种清洁的感觉。两个人走着走着停了下来，边说着什么边向四周打量。接着那青年从石桥向岛村这边走来。

岛村不知为什么，对两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人产生了一种好感。方才被这阴森湿暗的庭园搞得心灰意烦的情绪，仿佛被这两个年轻人给驱散了。

那青年手提着纸口袋，大步跨过石桥而来。而当他发现岛村时又不由得一怔，赶忙放下纸袋，背朝着岛村站在那里，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动。他好象是等待着岛村离去。

岛村情不自禁地要和那青年搭话，但并没有作声。他伸手想从兜里掏出一支烟，抬头看到“禁烟”的木牌便又把手抽了回来。

那青年仿佛下了什么决心似的，弯下腰去从纸袋中掏出一个黑色的四方形的东西。当岛村看出是照相机时，不由得笑了。

取出照相机后，那青年又回过头来向岛村这里望了望。岛村向他扬了扬手，点了两下头。

“你放心吧……。”

他用眼神向对方说明着。那青年敏感地领会了岛村的意

思，略带羞色地向岛村点了点头。接着便迅速地对准了镜头，扭动着对好焦距。

岛村从他背后望去，不禁感到奇怪。那照相机的镜头不是对准少女，而是对准假山左侧被长满青苔的怪石包围着的一座异样的古旧石塔。那是一个八角六层、朴素而陈旧、普通的石塔。塔的基石上刻有浮雕，但使人感觉略有些不太协调。岛村猛一看那座古塔时，有一种不稳定的感觉，究竟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

传来了一声快门响动的声音。那青年扭动了一下上卷器，又按动了一下快门，接着向站在石桥上的少女挥动了几下手，示意着什么。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那小伙子紧张的动作，勾起了岛村的好奇心。他在假山下转了一周，朝那座石塔走去。目光一直追随着那个少女。

少女站在石塔旁边，伸手从挎在肩上的布包里掏出一本杂志。她飞快地向四周看了看，把杂志的封面贴在自己的胸前，又朝青年那里点了点头。那样子，仿佛象是捧着亲属的遗像。那杂志的封面上，是在日本电视上主演连续剧颇有名气的一位著名女演员微露白齿的笑脸。

那是一幕奇妙的情景。阴暗的日本式庭园和那亭亭玉立的少女，那里长满青苔的石塔和那明星爽快的笑脸。

又传来了一声快门的响声。岛村总也猜不透他们的意图，便把视线投向庭园的远方。天空更加阴沉，仿佛要压了下来似的。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几声狗叫，那声音也显得低沉而深重。

这时，岛村觉出在视线的一端，有个人影悄然闪过，蹲在那片被剪齐了的杜鹃花丛后边。

“你——”

岛村故意不看那青年，脸朝着别处，小声说：

“你不要回头看我，但要照我说的办，我是你的朋友。你听见了吗？”

“……哎。”

青年那几乎变得僵硬的背一直朝着岛村，生硬地回答了一声。

“有人躲在那里发现你拍照了。这里是个反常的对拍照有些神经质的地方。他们一定会来找你麻烦的。你如果不想把胶卷交给他们的话，就照我说的办。”

“为什么呢？”青年反问了一句，“你，究竟为什么……”

“如果你以为我是多管闲事的话，你就什么也不要说，等着瞧好了。”

“请等一下。”那青年的声音变高了一些，“怎么办好呢？”

“我到你那里去，正好到左边那片高高植物旁边和你擦肩而过，那里是个死角，从庭园的右端是看不到的。在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们把照相机在树底下快速交换一下，可以吗？”

“这……”

“不能再拖延了。那票房里的老头已经躲在庭园的右边了，他带着狗。我的照相机尽管有些旧，可是专业用的高级机器，比你的贵得多。就是我逃走了，你也并不吃亏。十五

分钟以后我在纪念馆前边的高压电线下边的出租汽车里等你，我们再把照相机换过来。”

青年默默地点了点头，换了用左手提着照相机。岛村装成观赏庭园风景的样子，游游散散地向那片密集的树木走去。那青年向那少女招了招手，也走了过去。擦肩而过的时候，双方故意脸朝着相反的方向，互相连看都没看一眼，手却迅速地动作起来。两架照相机相撞的一瞬，发出了一声金属相击的声音，接着又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响声，青年的那架照相机掉到柔软的草地上了。岛村停了下来，向身后望去。票房的那个老头牵着一只大块头的狗，慢慢地走了过来。他好象一只脚不太灵便，一瘸一拐地走着。那青年已经把岛村的照相机背在肩上，走过了石桥，向假山那里的少女走去。岛村果断地弯下腰，拾起掉在脚前地上的那架照相机，然后慢慢地向纪念馆的门口走去。身后传来了那只狗的哼叫声。当他走出纪念馆大门的时候，才觉得那只握着照相机的手已经是汗水渍渍了。

“你小子到底干什么呢？”

他在心里自相询问着。这简直是一场傻瓜才干的游戏。

“如果年龄合适的话，我说不定还参加‘少年侦探团’呢！”

岛村不由得苦笑着，向鸣了一声喇叭驶来的出租汽车扬了扬手。

“您看得够仔细的了。”司机一边为他开门一边说，“看到川岛芳子的信了吗？”

“看了。”他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把照相机放在膝盖

上，那是一架新机器，背面用玻璃胶纸贴着一块硬纸片，上边写着“S·K”两个字母。

“在那个高压电线杆的下边稍停一下。”他对司机说道。司机显出一副诧异的神色，慢慢地踩了油门。

那天发生的事，岛村后来想起来总觉得有些奇妙，好象不是现实，仿佛梦幻一般。觉得是场儿戏，又觉得象是自己所为。

他瞬间感到自己现在的生活是幼年期的无限延长，而每当这时，他意识到一场深不可测，意想不到的事件将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这件事，不会就此了结吧？”

在那瞬间，他坐在汽车里等待着迟迟不来的那对青年男女，脑子里产生了一种预感。当然预感并未立刻变为现实。但一起事件确实是从那个星期日的下午开始发生了。

出租汽车在高压电线杆旁停了足足有三十分钟，岛村才发现那对青年男女的身影。两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急步而来。那少女紧紧地抓着男青年的胳膊，仿佛死也不离开似的，随着他的脚步小跑似的跟随着。在那被黄昏笼罩的郊外田间路上，他们俩宛然一棵树似的紧连在一起。

他们的背后，看得见纪念馆的屋顶。远处，看得见鱼尾般低而长的山影。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了一股青烟。已经在新闻界生活了十五年，自以为和罗曼蒂克早已无缘的岛村，总觉得眼前的情景奇妙而又叩动他的心扉。

他望着渐渐走近的一对青年。他们之间此刻可谓是相依为命，溶为一体，但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成为自己和亮子之间那样痛苦的结局呢？他从汽车里望着眼前的一对，仿佛观赏着什么不可思议的神奇景象。

“啊……！”

走到汽车近旁的青年放下少女的手腕，放心地啊了一声。

“您真的在等着我们呢。”

“你以为我走了吗？”

“不，我相信您会等我们的。”

那青年回头看了看少女，笑了笑，仿佛在说：“怎么样，还是我说的对吧？”

“嗯。”

少女羞怯地低下了头，向岛村说了句“对不起。”

她的脸上还留着一丝紧张，表情有些生硬。

“他们好象碰上麻烦了。”岛村想。

“你们也到Q市去吗？”他问道。

“是的。”

“那么快上车吧，送你们进城。你的照相机万无一失放在这里呢。”

两个年轻人对视了一下，便上了汽车。

半个小时以后，岛村他们三个人坐在Q市站前的一家茶馆里交谈着。两个年轻人要乘与岛村相反方向的电车，但不论乘哪个方向的车，都要等一个多小时。